

(香港) 雪米莉

女特
敬



女 特 警

[香港]雪米莉 著

团 结 出 版 社

女 特 警
雪米莉 著

*

团结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皇城根南街84号)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1989年4月(32开)第1版

1989年4月第1次印刷

字数: 195千字 印张: 9.25

印数: 1—100,000

SBN 7-40061-150-7/1-48

定价: 3.40元

内容简介

这是一部描写八十年代香港社会的惊险言情小说。

漂亮迷人的富家千金邵达琳从好莱坞归港、一下飞机就被十四K匪徒劫持，邵的好友反黑组女警官麦文琪冒险前去救人，反黑组负责人何嘉年带人策应巧妙地救出邵达琳。经此变故邵放弃了影星生涯与麦文琪同赴日本警官学校学习，成为出色的女特警。

十四K香主石雄发手下得力干将史少龙飘洒俊逸武艺超群，另一干将李港西凶残邪恶却风度翩翩，两人勾心斗角、争风吃醋。

史少龙巧识在海滩游泳的麦文琪，史被麦的美丽所惑，麦被史的气质所迷，双双坠入爱河……何嘉年也深爱着麦文琪，当他发觉史对麦大献殷勤时，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

在一次警匪的搏杀中，警方失手、麦文琪被李港西击伤，并作为人质挟持到李的巢穴、欲施淫暴、史少龙冒险前往救出麦文琪，麦对史既爱又恨，希望他洗心革面，史少龙终因作恶太多无力自拔。麦痛苦失望，终于下定决心割断情丝……。

本书通过麦文琪、邵达琳、嘟嘟三位女特警不同的身世、遭遇和她们惊险、离奇、悲喜交加的个人生活与情感隐秘展示于众，读后使人魂牵梦绕难于忘怀。

邵达琳出现在飞机舷梯上，同机飞来的男人们才发觉，他们身边怎么凭空冒出一个鲜灵鲜活的大美人来了呢？

她秀发轻飏，白中泛红的脸庞在香港十月的艳阳下水润生辉，如花似玉，让人想入非非。

那身段顾秀俊挺，配上一袭浅紫“伊塔夫”新式夏季套裙，使她青春焕发，风采迷人。

有人记起，这个女孩登机后就捧着一本厚厚的英文小说看，连空中小姐送来的饮料、食盒、小礼品全都拒绝了。当时只觉她怪怪的，没留意她长得如此美丽。

有人后悔，白白错过一个好机会。不然到了香港陪这女孩走一程，也觉满面光彩，说不定会来一段风流佳话呢！

人们都说香港女孩开朗活泼，邵达琳就是其中的一个。她一见到启德机场美观别致的主楼，就“啊——”地长叫一声，又长又曲的双睫不停闪动，象小孩见到了思念许久的礼物，惊喜多于激动。

香港启德国际机场，是世界上最现代最繁忙的机场之一，几乎每时每刻都有一架航班起飞或降落，它使“东方之珠”的光彩远达全球的海角天涯。

再飞回这里，时间已过去整整四年。那年是十五岁的小女孩，如今却是十九岁的大女孩了。

邵达琳很想开心大笑，笑到刚吐又强忍住了，她不喜欢

那些男人们用热灼灼的目光盯着自己。在美国念大学过了几年干枯无味日子，回到香港她最需要快活自由。

尽管她很克制，还是招人注目，站着袅袅亭亭，走着亭亭袅袅，那黑色长发紫色裙裾总在撩拨人心。

几个西装革履气宇非凡的年轻商人跟在她身后，多看几眼风情奕奕的情影，似乎也算得一种感官享受。

她单身一人，除了一个不大的灰色旅行袋之外，再无什么行李。

她把什么都丢在洛杉矶了，彩电、冰箱、米兰和巴黎时装，还有一辆87型蓝鸟轿车，统统丢在比华利山那幢米色小别墅里了。

房东一定很意外很高兴，随她去吧。这老太太年轻时候在几部三流电影里当过侍女、娼妓之类的小角色，老是喋喋不休地讲自己与那些男明星的风流韵事，他们玩弄了她却没有一个人那怕短暂地娶她一次，而她回忆起来还常常激动和陶醉。

这个可怜的老太太除了回忆和那幢小别墅，再也一无所有。达琳同情她也感谢她，因为她从不让那些自作多情的小明星来骚扰她，那些家伙总以为自己英武倜傥又小有名气任何女人都会渴望同他上床，整日除了拍片就在比华利山一带猎艳，令她恨之入骨。

那达琳把那本厚厚的英文小说遗弃在飞机上了，那是本专写好莱坞剧作家们生活、创作、风流事的小说，可谓精彩纷呈，而她还是丢弃了。

她去好莱坞是为了专攻电影文学，且拍过几部不错的短片，写过一些动人的采访，被猎犬般的经纪人视为“漂亮而

有才华”的东方女孩。

可她还是回香港来了，为什么？自己也说不清楚。有个词比较准确，“厌倦”，是的，仅仅四年时间，她就对人间最有感力的快乐园——好莱坞，厌倦了。

应该承认，好莱坞也曾给她快乐，尽管很短暂。她和那个从西部牧场来的安德逊相识、同居，并想过嫁给他。安德逊年轻健壮，活跃豪爽，是可望成为明星的好莱坞宠儿。

达琳别无他图，只觉他令自己轻松愉快。尤其在床上，简直欲死欲仙。另一点十分重要，他虽进入鱼龙混杂的好莱坞，却仍能保持西部牛仔的质朴和刚劲。

可那只是短暂的梦幻，好莱坞是异化人的超级机器。有人说，就是外星人来，也会蜕化变质。她经历一场痛苦之后，信了。

她发觉安德逊竟充当一位五十多岁的昔日女红星的回首、大为震怒。他却很坦率，说他需要钱和前途，那个性欲仍旺的老女人都可以给他。他说很爱达琳，只要一炮走红就抛开那个无耻女人，和她结婚。

她冷冷地笑了，只轻轻骂了一句：“滚开，你这条公猪！”

东方女性的刚强和脆弱，使她失去了安德逊，也失去了好莱坞，在那里她本有远大前程的。她从不后悔。从小她就凭个性、凭直觉生活，至今仍依靠这两点支撑日子。

还想那么多干啥？连回忆也该丢弃了。既然重返香港，生活就该重新开始，她还是那个快快活活任情任性的那达琳，只不过从十五岁长成十九岁了。

她掠了一下鬓前的柔发，象小女孩似地蹦跳前行，那活

泼的身姿，把那几个紧随她身后的年轻男子的心房都荡热了。

回到香港，首先就是大吃大玩，要不这样干，她才是一个傻女孩呢。

吃什么？清蒸石斑、蚊龙趸头、椰汁鲜奶炖燕窝、芝士饼……想吃什么都尽兴。不象在洛杉矶，华人餐馆里的中国菜都带美国味。

怎样玩？登太平山、逛庙街、坐蛋姑船、赌马、买六合彩……自由自在，随心所欲。

要吃要玩，都得有几个合拍的朋友才高兴。她立刻想到麦文琪，初中毕业班的同学。

在班上，银行世家的娇小姐邵达琳是小公主，论相貌论聪明都是第一。可临到毕业那学期偏偏来了个麦文琪，除了家庭的富有之外，什么都盖她一头。

麦文琪是体育馆清洁工的女儿，偏却生就一副海派洋妞模样，每临一处都潋溢英风俊气。她那白面黑眸永远水润生辉，让男孩迷恋，女孩妒嫉，却不苟言笑，绰号“冷美人”。但她内心热情如火，几乎可以熔石化铁，达琳曾亲身领略过。

那天，学校举行圣诞晚会，爱好文学喜欢出头露面的邵达琳主持诗歌朗诵比赛，为夺第一名她精心准备了莎士比亚名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片段，朗诵受到评判们一致赞扬。

没想到平素冷静似冰的麦文琪也会登台，即兴吟诵普希金那部著名长诗中的精彩诗章——《达吉亚娜致奥涅金的信》。那如火似炭的诗句，如浪似潮的真情，经过她热情动人的朗诵，扣动每个听众的心弦，激起满场掌声。麦文琪简

直成了达吉亚娜的化身，纯朴俊美而又高雅。

在颁发第一名奖品的时候，达琳紧握她的手，由衷真诚地说：“祝贺你，文琪。”

她们从此成为好友，尽管个性迥然不同。

她放弃升大学而去好莱坞，麦文琪很不赞成，但她还是说：“达琳，你应该去试一试，香港首映你的影片那天我比你更高兴。不行就回来，没有好莱坞你照样活得很好。”

她果真回来了，一部成功的影片也没有。她并不沮丧，认准好莱坞不适合自己，也是大收获。

原以为麦文琪会答应她的请求，去美国哈佛大学攻读欧美现代文学，因为她腰缠万贯的父亲同意为麦文琪提供全部经费。

可高中毕业麦文琪就放弃了升学，去了警察训练班，而且很快成为一名女警官。

为此达琳很生气，但没生多久就冰消了，因为文琪寄来一张她做女警的彩照，好美丽好神气，连她都羡慕得要死。

文琪现在怎么样了？这是她常惦记的。一小时后，当自己突然出现在她眼前，女警官一定会大惊大喜。然后她们一起大吃大玩，为这戏剧性的安排，她很得意。

这次回来，在越洋电话里对爹地妈咪都没讲，让他们得到意外的欣喜。虽有点孩子气，但比千篇一律的迎接欢聚好得多。

机场大厅外的香港更真实更亲切，邵达琳真想愉快地大叫一声。她有点后悔，该打个电话给文琪，阔别四载在机场重聚，她们都会开心大叫。

她站在台阶上，乐滋滋地观看穿梭不息的车流，和那些

巨大的在世界每个繁华都市都看得见的商品广告牌。

一个同机到达的年轻商人，站在前来接他的簇新的豪华平治车门边，很想对她说：“小姐，你上哪儿？我可以送你去吗？”可她的超然气度，使他勇气顿失，悻悻地让司机开车离去。

而在离她很近的车群里，有三辆同一车型的出租小车在恭候她，那是由一个叫阿伦的十四K红棍干的。

这是他的新花招，秘密绑架单身赴港的阔太太、富小姐，敲诈发财。几次得手之后，他更起劲更老练了。

买通机场人员提供线索，花费不多很值得。这回邵氏家族的千金小姐就是条又靓又肥的美人鱼，钓上钩就是一笔横财。

三个充当司机的打手静静地守候，当邵达琳移步寻车，其中一辆车不失时机地迎了过去。

对香港的士的服务，她没多少记忆，在家都是司机老覃开车送她上学，她自己也会开车，常把那辆保时捷跑车开得快，吓得妈咪常威胁要收她的车，而爹地只是笑，至多说她一句：“疯丫头。”

她对司机瞧也没瞧，上了车身子舒服地朝座靠一仰，轻声说：“浅水湾。”

司机一声不吭就启动了车，但溜到拐弯处，身着高级西装英俊潇洒的阿伦灵巧地开门进车，紧傍她身边而坐。

这怎么可以？达琳大为生气，面庞涨得泛红。司机却平淡地说：“他是我表哥，就带他一段路。”

她愠怒难消，要不是的士已冲入滚滚车流，她真会扭开车门跳出去。

三个人都板着脸孔，车内气氛沉闷紧张。

的士飞快驶过黄竹坑热闹街区，进入深水湾线路，可达琳身边的年轻男子仍没下车，她无可奈何同时宽慰地想，我很快到家了，没必要和这两个家伙争吵，如此载客的出租车也太可恶了。

浅水湾在迅速临近，达琳已想见出自家那幢豪华现代的意大利式别墅了，心情又热乎了。

可在一个岔岔道口，的士忽地一个大转弯，利箭般地驶向与浅水湾相反的紫罗兰山方向，这时那两个男子的面色由呆板转为窃喜。

邵达琳大惊失色，叫道：“你们想干什么？我要回家！”

“邵小姐，”阿伦彬彬有礼地说，“在您回家之前，我家少爷想请您去做一次客。”

她大怒：“我根本不认识你家少爷，快放我走，不然我叫人报警啦！”

“别太冲动，邵小姐，到了这辆车里，什么也由不得您罗。还是乖乖地好，省得我动手伤了您。”

阿伦的语调很温和，好象在与一个老朋友谈心。可达琳气得炸肺，高声嚷道：

“你们这些绑匪！快停车让我下去！”

“绑匪，这可是个不太文雅的词呀。邵小姐，您如果真的生气了的话，可以用个新名词，叫我们——恐怖分子，怎么样？这词在国际社会很时髦很流行。”

“呸！”达琳一口淬在他油笑的脸上。他没有动怒，掏出一张白丝手巾慢慢抹去，涎笑道：“哈哈，美人香液，受

之有福。”

一股怒气直冲顶门，邵达琳不顾车速似箭，伸手去扭车门。

而她的双臂立刻被阿伦铁钳般的双手钳住了，丝毫动弹不得。

当她软下来，阿伦掏出一支很小巧犹如一件工艺品的手枪，一边把玩一边柔声说：

“小姐，别乱动，您是一块璞玉，伤一丁点都可惜。我奉命请您，稍有不恭我家少爷都会生气，请冷静一点，我家的别墅快到了。”

达琳情知反抗无益，她忽地伤心，痛悔自作聪明没同亲人或者文琪联系，才遭此劫难。

这是好莱坞警匪片中普通的场面，她见过许多，而落到自己头上，方感独特和痛苦。

同时她记起那些影片的一些台词，看看旁边玩枪的青年说：“先生，你已知道我是什么人家的小姐，弄我去无非想向我父亲敲诈一笔钱，就把我这只钻戒拿去吧，它值好几十万元呢。”

阿伦瞥了一眼她右手无名指上熠熠生辉的鹅黄色钻戒，知道那是最名贵的南非钻戒的一种，真正的价值在百万以上。

他伸出手去轻抚了一下那只钻戒，笑道：“邵小姐，我们是想向您父亲借一笔钱，而您如此漂亮，我们少爷见了您也许会改变主意，要人而不是要钱……嘿嘿……”

那淫邪的目光撩拨她的脸和胸，很快又克制了，他不想破坏自己的风度。

而这道目光象闪电击得达琳浑身发木，这才真正意识到自己面临的危险多么恐怖可怕，一帮看来文质彬彬的劫匪到底会干出什么来？天知道！她强撑着不让自己哭出来。

阿伦把绑票勾当干得挺“艺术”，是向他所崇拜的帮会香主石雄发学来的，这老头在险恶异常的黑道圈子里混了大半生，几乎从未失手，就是讲究“犯罪艺术”。

石雄发的两个得意门生，一个是史少龙，一个是李港西，如龙似虎称霸香江，可都不及他。尤其李港西，阴险、凶残，还是个性虐待狂，偏偏他是阿伦的大佬，自以为机敏干练的阿伦也不得不受制于他。

阿伦曾想与史少龙结伙，可他好做“独行侠”，干什么都独来独往，连住地都漂浮不定。但他艺高胆大，枪法特精，颇受石雄发器重，凡有疑难之事都让他解决，所以他每干一桩事，全港的大小报纸都会热闹一阵。

的士在山间大小车道上东绕西转，象把邵达琳引入了一座迷宫，恐慌中她已没精力去注意地形地物了，何况四年来香港各地都经历了几次大变化，连她最熟悉的街区也面目有异了。

的士进入一条幽静的林间小道时，速度明显慢了。小道尽头，是一座被绿色草坪、蓝色泳池、五彩花园和一个高级网球场簇拥着的白色大别墅。

这是港岛一流人家才置得起的消暑别墅，邵达琳对这类别墅十分熟悉。

白色栅栏边站着两个衣衫整洁面带微笑的俊秀少年，他们拉开栅门，恭敬地迎车。

这气派是英国贵族式的，她过去常随父母去这种人家。

可如今却随绑匪而来，真不可思议。

轿车穿过一条鲜花掩映的夹道，直接驶抵别墅台阶下。

一个英国绅士打扮的高俊青年，面浮文雅、自负的微笑，挺立在台阶最高一层，平静地俯视着他们，好象在迎接一位远方来客。

他的身边是两位清秀可爱的侍女，恭顺地等候主人发出的任何指令。

“哦，邵小姐，欢迎欢迎，从洛杉矶飞来有十几个小时的航程吧？挺辛苦的。鄙人姓李名港西，颇喜欢和阔太太富小姐们打交道。这次拜托阿伦特意请你来作客的，哈哈。”

李港西语调轻松从容，似乎这儿的一切都在他的牢牢把握中。用高级别墅充当打劫的窝子，这也是香港黑社会年轻一辈从欧美同行那儿学来的。

事到如此，邵达琳只能被迫进入角色了，她对神气十足的李港西说：“李先生，你有什么条件尽可说出来，我让父亲满足你，但你要保证我安全，否则你会惹火我固执的父亲，他不会放过你的。”

“哈哈，邵小姐太敌意太认真了。我李某人请你来虽有所图，并不操之过急，应按我们的章法程序来，古人曰：‘先礼而后兵’。”

李港西走近她，用右手食指勾起她的下巴，用热热的眼光审视着她，笑道：“你很美，邵小姐。美丽的女郎在香港很值钱，何况你是富家千金。照我的本意，宁要你这个入而不要钱。对我这个人，你相处久了就知道，是知心识趣很重情感的。”

邵达琳气得周身发颤，却不能发作。她很清楚，这个人

面兽心的黑道头目，什么卑鄙手段都干得出来，自己不能任性吃亏。

阿伦站在离他们不远的廊柱边抽烟，目光放在远处，不想看李港西那玩弄猎物的得意样子。他的主意，姓李的得名得利，他一直暗不服气。表情却很冷静自然，李港西凶残多疑，他不能惹火烧身。

李港西欣赏够了，对两个侍女说：“照老规矩，先请邵小姐看点录相资料，有个思想准备以后，我们再谈判，那时她可能干脆痛快些。另外，让邵小姐洗个澡，吃一餐好饭，不管我们用什么方式请她来，总归是客人啊。”

“请吧，邵小姐。”两个侍女恭敬地施礼，然后引她进入别墅内的一套装饰华丽的房间。

因担心发生不测事故，邵达琳拒绝洗澡和进餐，侍女们也不勉强，一个去掀开早已准备好的录相设备，一个紧挨她坐着，柔和地说：

“邵小姐，这录相资料你非看不可的，不然我们老板发起脾气来就糟啦，我担心他会伤了你……”

这种威胁虽令她反感，却也无可奈何，只好点点头。

电视银幕上刚刚现出影相色彩，她就吓呆了。这辑录相资料全是展示李港西如何对一系列女人进行野蛮、残忍的性虐待的。那些女人中有半老徐娘、年轻少妇和妙龄少女，每个都被他剥得一丝不挂，任他肆意欺凌，她们都苦苦挣扎哀求，披头散发泪流满面，可仍避不开他粗鲁下流的摧残，惨叫声惊心动魄。……而李港西这头野兽还在快意地淫笑，好象这样干他才得到了真正的满足和欢乐。

邵达琳看得毛骨悚然，血凝、肉僵、通身冰冷。如果这

将是她的遭遇，她宁肯死。

在她惊恐地用手捂住眼睛的时候，一个侍女悄声说：“邵小姐，你可别把我们老板性子惹发了，他……太可怕啦……那些女人都是因为不顺他的意愿，才惹出灾祸来的……”

这是早编好的台词，邵达琳很清楚，心灵一动决定利用这点，早些结束录相带来的邪恶刺激和恐怖。她对侍女说：

“去告诉李先生，我要马上和他谈谈，不会有违他的意愿的。真的，我害怕，也不想招惹一个性虐待狂。”

“这就对了，你很明智，邵小姐。”

侍女们引她回到客厅，就退去了。客厅里只有李港西和阿伦，气氛不太谐调。

见到满面苍白的邵达琳，两个青年男子都会意地笑了，李港西还感到自己两腿之间有些异动，邪念又在泛滥。他知道一旦爆发就无法克制，也不需要克制，能享用这个美伦美奂的女孩简直是超级快乐。

可刚才阿伦提醒过他，老头子急需一大笔钱同泰国方面做一项交易，要他郑重行事。

这个阿伦太聪明，要不是他跟老头子关系不错，李港西真想宰了他！

经过接连而来的恶浪冲击，邵达琳的头脑倒清醒了些了，这该感谢好莱坞，四年来它展示给她的惊险恐怖的手段和画面实在不少，或多或少教会她一点对付歹徒的办法。

她的恐慌是真实的，畏怯地看着两个在用犀利目光戏弄她的男子，噙着泪水说：“先生们，快说吧，需要我父亲满足你们什么条件？我要他尽力去办。我……我实在受不了

啦……这儿有一颗钻戒和旅行支票，你们都可以拿去……”

李港西走过去用一只手揽住她不停抖动的肩头，温和地说：“邵小姐，你是有身份的姑娘，怎么能不戴价值百万的钻戒呢？它使你更美，不，你使它更加名贵。来吧，给你父亲打个电话，愉快一点儿，对，笑一笑，我们是朋友，别那么紧张。”

阿伦嫌他太罗嗦，抓起电话筒塞在她手里，阴冷地道：“还记得你家的电话号码吗？不然我替您拨号。”

那么熟悉的电话号码，达琳真的一个数字也记不清了，她只好呆望着阿伦飞快拨了一串数字。

电话马上通了，她刚想去接话筒，手腕却被李港西重重捏住了，他威严地说：

“邵小姐，这可是你获取自由的唯一机会，请不要乱讲什么。对你父亲要直截了当，说你被一个神秘组织劫持做了人质，要他在二十四小时之内交付五百万元赎金，如果他答应的话，再照我的指示交钱取人。告诉他一定不能报警，否则我要将他宝贝女儿的尸体抛在他家门口的垃圾箱里！”

这威胁的话，邵达琳并不怎么害怕。此刻她紧张而又激动，思考着如何利用这个唯一机会摆脱绝境。

她接过电话筒手就颤抖不已刚刚叫出一句“爹地……”就哽咽起来，可很快又强忍住了，狠狠咬牙振作起精神。

两个男子打开了一瓶拿破仑香槟，站着对饮，他们毫不担心邵达琳要什么花招，这个漂亮女孩已是笼中小鸟，插翅难飞了。

“爹地，我是达琳啊。”她用一种慌乱的声音叫道，对方很惊喜，在欢嚷什么，她却自顾自地说下去，“爹地，我